

## 題目：作弊

這是一張紙，紙上有印字，在這裡，大家稱它為「考卷」，這是我討厭的兩個字，如同另外兩個我更不想提起的字。

這是個戰場，經歷著大小戰役，曾經，我是參與戰役的士兵，如今……

這一天，這場戰役，在暑假的上午，我們是一群殘兵，今日這仗，如果沒有成功，我們將墜入地獄，以世俗的話來說，就是「補考不過要留級」。敵將，出現了，捧著決定我們命運的考卷。未來，位在何方？烈日，獵至何處？

國中接受 A 段班的洗禮，棍子與破口大罵的「正增強」，我的「近側發展區」超乎自己想像，但進入高中卻變了樣，少了那些行為改變技術，換來當下第一排第一個座位。高一的暑假，怎如此心寒？

進入戰場的殘兵，遭受窗戶與牆壁的包圍，及敵將的監視，早已自由的弟兄們在走廊上觀賞與等待，只差沒有叨根菸看戲，其實他們也盼著我們加入自由的行列，只是命運的答案要在下午三點揭曉，即使現在交卷步出戰場，仍要滴答滴答數著鐘擺。

數學，十題，答對六題以上就及格，就脫離地獄。六，如此微不足道的號碼，手指頭一動就能比出來；零，這麼令人不屑的數字，還比「一」小很多咧！但，為何兩者並肩站立時，卻是百米衝刺的速度也難以觸及？如今，我的起跑點在哪裡？

呦！這題我知道，講義第三十七頁，一模一樣；耶！這題我也會，課本第九十九頁，數字沒改。心中暗自打了大大的四個叉，其實，我還算有唸書嘛！目前為止已經完成五題了，這五題保證全對，答案我都記得，只要再一題就攻頂成功了，再一題，再一題……噢！這一題在哪裡啊？這些題目我都看過了，我認識你們啊！我們在書上相見過，為何解題過程棄我而去？一題！我只剩下一題，難道這一題要換來的是一年？

陸續交卷的弟兄，步出戰場，帶著忐忑的笑容，提早開始等待結局。我呢？即將帶著怎樣的表情？

時間，只剩十分鐘。飄移不定的目光，低頭看書的敵將，戰場上接近半數的弟兄，場外的等待與自由，我該如何？一題？一年？當下，是這樣的決定……

一位正要交卷的弟兄作掩護，吸引敵將的目光，我將考卷與文具置入書包中，緩緩起身，邁開腳步，走出這扇門，到隔壁的空戰場，一切看似那麼自然，坐下，伴隨而來的是急促的呼吸。

快！尋來幾位早已自由的弟兄，共商大計，只剩七分鐘，只需一題，兩題也可，三題更好，反正有智囊團，會寫的都來吧！帶著驚訝加驚喜加驚異的笑聲，他們怎麼也想不到我居然有這招，管那麼多幹嘛！我自己也沒想到，現在不是想的時候，解題，是當下唯一使命。

終於，完成兩題，這答案是似曾相識的，沒錯，我確定這是對的，只是，「我確定」這三個字好像沒任何公信力。

剩下不到一分鐘，還不是喘息的時候，在後門蓄勢待發，等待決勝的一刻到來，倒數計時的炸彈，是否引爆？鐘聲響起，剩餘在戰場上的弟兄放棄最後的掙扎，起身走向敵將，他們的起身又成為我的最佳掩護，從後門縮了進去，成為這群的一員，交卷。

下午三點，公布欄上「及格」的這兩字，映出了上午的畫面。十分鐘，平常的下課時間，我都在幹嘛？這次的十分鐘，一個念頭，換來我的一年，這是值得為人炫耀的戰績？還是不敢再提起的恐懼？終究只是人生中的一場戰役。

回溯，再往前，那一天，清晨六點，太陽尚未點燈，一樓的鐵門沒有被寒風凍僵，鏗鏘的聲響隨著脊椎側彎的軀體而起，兩條身影肅立在樓梯口，等著蜷曲的鐵門，一秒鐘都是煎熬，恨不得能飛速踏到第一階，一步上二樓。另一身影甩著鑰匙，拖著沙沙的拖鞋聲，在口哨音的帶領下，繞回他的傳達室。

這位弟兄，昨天蒞臨戰場時，用鉛筆在考卷上寫著「沒寫的用藍筆，有寫的用紅筆」這副對聯，沒辦法，他實在太多不會寫了，沒辦法，這是身在A段班的無奈。他以為，敵將的策略是交換考卷改別人的，沒料到居然是下一道命令：「收回來，我自己改」，瞬間一句話讓他忘了自己是誰，更別說記得把那副對聯毀屍滅跡，他以為，考卷會落到我的手上，沒辦法，這是敵將最常用的招數，想不到卻演變至此，若這些機密文字被敵將察覺，一定會賞他一頓槍斃。

二樓是敵將們的地盤，七點才是大會師的時刻，但不久陸續會出現民眾，當下，只有我跟這位弟兄，緊握著關鍵時刻。

門，鎖著！窗，開著！鐵欄杆，立成門神，阻擋妖魔鬼怪對窗戶的侵擾，看來今日我倆就是妖魔鬼怪了。看到了，那疊考卷，對摺，在桌上，為今之計，要如何突破門神的顧守是一大難題，沉思，連一秒鐘都嫌長。

無論耗去的時間與運轉的腦筋是否相呼應，一瞬間的靈光乍現，是希望的來源，四條腿的飛奔，奔回戰場，目標是：長竹竿！

「門神……哼！」這是回到敵將們的地盤外，手中握著兵器，喘氣時心中浮現的話語，互看的雙眼，眼神接觸時的宣誓，機會只有一次！

竹竿，輕易地突破屏障，欄杆，比較多根又怎樣，還不是有那麼大的空隙。近了，靠近了，那份考卷，那份摺起來的考卷，那份可以使人嘗到中彈折磨的考卷；過了，穿過了，那個間隙，那個空出來的間隙，那個足夠讓竹竿不需縮身也能進入的間隙。

霎時的接觸，是紙張與竹，沒有電影音效趁勢而起，心跳聲已經取代，彷彿雲梯車的上升，摩天輪的旋轉，它，正慢慢向我倆而來。慢，是不讓一切毀於一旦；汗，是一滴滲出也不敢；鼻，是連呼吸都覺得困難。逐漸拉近的距離，是近鄉情怯的怯？還是望眼欲穿的穿？一隻手，在我來不及思考答案的半秒間，奪下了考卷。

或許這是第一次，對於用橡皮擦把鉛筆字擦掉有特別的感觸，我倆的呼吸節奏，同於橡皮擦與紙張的上下磨蹭，喘口氣，目前尚是奢侈，尚須倒帶返回原先的畫面。歷經剛才的磨鍊，將考卷送回原處似乎已不那麼棘手，屏息，將一切復原，這是激情過後看不見的波濤洶湧，吶喊一聲，表示任務完成的發洩，重回戰場。根據電影情節，此時應該是夕陽西下的情景，但卻是陽光初現，及接續到來的弟兄與民眾。這場戰役，發生在國中三年級。

甩甩頭，眨眨眼，怪了，怎麼回憶起這些，哦！原來是這個畫面……

大學畢業後，經過奮鬥，我晉升為敵將的身分，只是沒有固定的營地，被套上「流浪」兩字罷了！這時候還稱自己為敵將嗎？對台下的士兵而言，是吧！一名士兵正將書本放在大腿上，小心翼翼地瞄，抄寫著考卷，我佔著地利，居高臨下，一覽無遺。孩子，從這動作，可知你還太嫩，是否我該跟你講講這段不光榮

散文組-編號 001 號

字數 2515 字

的光榮經歷呢？我看你這樣，我該如何處置你呢？我處置你，是否也是在處置我自己呢？

鐘聲再次響起，考卷收回，我走到他身邊，拍拍他肩膀：「你來找我」。